



# 武侠电影女性叙事的重塑与突破

## ——浅谈电影《镖人》中的女性角色

王丽莎/文

我观看了袁和平导演的武侠巨制《镖人》。原本是冲着它招牌的硬核打戏而去，不承想整场电影看下来，最打动我的，竟是片中那条完整的女性成长脉络，以及阿育娅那充满生命力、又燃又飒的精彩演绎。

在传统武侠叙事中，女性角色常作为男主的依附存在，负责衬托英雄的魅力。而《镖人》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片中阿育娅的成长轨迹与女性群像的精彩塑造，不仅是感官盛宴，更是女性意识与生命力觉醒的完整呈现。

阿育娅出场时意气风发，她是莫家集的明珠，眼中满是对未来的天真期许。然而，她的蜕变才是全片最令人热血沸腾的部分。父亲被害的消息传来，命运将她逼至死角，前有漫天沙暴，后有刀光剑影。阿育娅拈弓搭箭，冲向仇敌的瞬间，喊出全片最震撼的台词：“我是莫家的阿育娅，我就是大沙暴！”

这声呐喊，是与过去的决裂，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更是振聋发聩的宣言：我即锋芒，我即破局。阿育娅俨然成为充满力量的复仇女神，在绝境中完成自我救赎，坚韧、强大的自我在废墟中觉醒，强韧的生命力在血肉中疯长，完成了从部族明珠到沙漠女王的成长。

很喜欢电影结尾的改编：阿育娅手刃仇敌后，选择

回归大漠，肩负起重建家园与守护族人的重任。一句“等到我成为大漠的女王，我会雇佣你们的”，是平视，是自信，是从“被拯救者”到“主宰者”的转变，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在她身上熠熠生辉。

从此，大漠上崛起一个拒绝被定义的女性。她不再是“谁的女儿”或“谁的附庸”，她要做大漠的王，亲手掌控命运，守护一方土地。她用实力和行动撑起话语权，让我们看到女性在乱世江湖里，不必依附任何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这种视角，是武侠叙事中极具价值的突破。

阿育娅的蜕变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于她的家庭。父亲老莫给予女儿最彻底的包容与疼爱。当阿育娅拒绝婚约时，老莫没有用权威与道德施压规训，而是赤脚走在滚烫的沙漠里五天五夜，只为给女儿退婚。他对女儿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你就是我守护的家。”

这句台词击中无数观众的泪点，更让我感受到原生家庭对女性的全力托举。如此完整的父爱，在阿育娅心中埋下独立意识的种子。她没有在困境与权势压迫下消弭自我，而是从中获得翱翔的勇气。当她彻底蜕变时，

我们才恍然——那只振翅高飞的雄鹰，早在成长时期就被赋予搏击长空的力量。

阿育娅并非孤例。在她身后，是一幅“无一人依附”的女性群像。燕子娘一声“老子还没玩够”，尽显生命张力，鲜活而洒脱；阿妮勇敢善战、忠肝义胆，用生命守护知己与家园。在传统武侠套路中，古灵精怪的黄蓉，始终是郭靖的贤内助；出尘脱俗的小龙女，始终围绕杨过打转。她们再出彩，也往往困于个人情爱，是英雄的衬托、故事的背景。而《镖人》中的女性群像鼓舞人心：无论身份与处境如何，个个飒爽果决、独立清醒，奔赴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不借他人光，自成万丈芒。

《镖人》中的阿育娅与她的伙伴们，不仅重塑与突破了武侠电影中的女性叙事，更照亮了女性现实中的成长之路。不必陷于他人定义，不必倚仗他人光芒，我们本就有能力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桃花源。“我就是大沙暴！”这声呐喊不仅属于银幕，更属于每一个渴望觉醒的灵魂。愿我们都能像阿育娅一样，在自己的人生脚本里执笔挥毫，主宰命运，活得灿烂而自由。

## 春在枝头已十分

### ——苏轼笔下的春日哲思

简兮/文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能随遇而安。在繁花似锦的春色里，一花一木都蕴含着豁达自悟的人生智慧。

一株梨花，让喧闹的春天沉静下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柳絮飘飞时，满城梨花似雪，柳树郁郁葱葱。梨花的淡白与柳树的深青相互映衬，尽显梨花素洁不妖之态，景色顿时鲜活。后两句，诗人以惆怅心绪观照那株梨花，身处俗世而清白自守，可人生在世，又有几人能真正看透这纷扰与清明？这首诗既有诗人感叹春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愁绪，也寄托了他淡看得失、于失意中寻求解脱的清醒。整首诗意境深远，引人深思。

一碟春蔬，尝出人生真味。“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人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春日早晨，细雨斜风，略带寒意，河滩上的疏柳妩媚动人。午盏中的雪沫乳花、春盘里的蓼茸蒿笋，这些简单的食物在诗人眼中却是“人间有味”。这份春日“清欢”，并非避世逃逸，而是在平凡生活中寻得诗意与自足。这首《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洋溢着生命的恬静活力，诗人告诉我们，在最简单的事物中也能品出悠长的回甘。整首词色彩清丽，境界开阔，寄寓着词人清旷、文雅的审美趣味与生活态度。

一声啼鸣，是春天写给我们的请柬。“莺初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休辞醉倒，花不看来人易老。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苏轼以温柔的笔触提醒我们：最美的春光往往短暂，如草色的朦胧，如微雨的转瞬。他劝人“休辞醉倒”，正因为“花不看来人易老”。这劝告带着一种慈悲的紧迫感：别再等待，趁着莺初解语、草色初新，用全身心去拥抱这稍纵即逝的季节。生命本就是一场需及时赴约的春日盛宴。

一缕暖意，是鸭子对早春最敏感的体验。“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这句神来之笔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意常藏在生活的细节里。春天不仅是日历上的季节，更是鸭子拨动水波时感受到的那一缕温度变化。这种对生活的细腻体察，让他的春天充满了触感——我们不仅能“看见”桃花三两枝的疏落之美，更能“感觉”到水底的暖意、“闻到”芦芽的清香、“想象”河豚的鲜美。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告诉我们：春天不仅要远观欣赏，更要全身心去参与，用肌肤丈量温度，用舌尖品尝时鲜。

一声欢笑，听见春天的聚会。“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在这首词里，驻足的行人在残红与青杏、柳絮与芳草之间，听见了春天深处的回响。墙内秋千上的笑声如樱花般短暂，却让他得以参悟：真正的春意不在固守一处的芬芳，而在接受天地的辽阔。苏轼将人生的漂泊感融入春天美学：不必因一朵花的凋零而困守，生命的原野上，“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份感悟让春天从伤感的对象变成了心灵的向导。

物读苏轼笔下的春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多彩的季节，更完成了一场心灵的洗礼——从“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怅惘，到“人生看得几清明”的洞见；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欣喜，到“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彻悟。

聂顺荣/文

在数字洪流冲刷一切的时代，我们习惯了一键删除、随手丢弃。那些曾与我们朝夕相伴的老物件，渐渐沦为阁楼里的尘埃、记忆中的残影。李汉荣的新作《我们的老物件》，以温润之笔，唤醒这些沉默的器物，让它们在文字里重获新生。

这本书用156篇短文，写尽200余件老物件。从父亲的锄头到母亲的纺车，从故乡的天井到案头的镇石，每一件都承载着岁月与深情。触摸这些旧物时，我们重新找回了被现代生活稀释的“人间温度”。

这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作者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共鸣。李汉荣并未停留在对旧物的简单描摹上，而是以“我”的视角，牵出一代人的共同乡愁。

“父亲用过的农具”中，锄头、镐头、犁铧不再是冰冷的生产工具，而是父亲与土地对话的伙伴。他写锄头在阳光下的微光，写镐头在泥土里留下的浅浅痕迹，每个细节都精准触动我们对农耕时代的集体记忆。那是父辈的汗水与坚韧，是土地的馈赠与深情，是乡村生活最本真的底色。这些农具见证着家族的生存繁衍，也镌刻着时代的变迁阵痛。

“母亲用过的器物”则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纺车、顶针、银手镯、红木梳子，每一件都浸润着母性光辉。纺车“吱呀”的声响，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那是母亲在昏黄灯光下日夜操劳的节奏；顶针在手指上磨出的薄茧，是她为家人缝补衣物时的专注与耐心；银手镯在阳光下的闪烁，是贫瘠岁月里一抹难得的亮色。这些器物是母亲生活的依托，更是家庭温暖的象征，诉说着无私的母爱，让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重新找回被忽略的柔软感动。

书中的“故乡风物”，将乡愁拉得悠长而具体。屋顶、屋檐、天井、老院子，这些故乡的具象在李汉荣笔下变得可感可触。他写屋顶上的瓦当，写屋檐下的雨帘，写天井里的四季流转，每一处都藏着童年的欢笑与梦想。“我的‘石器时代’”里的洗衣石、镇书石，“稻草守望的原野”里的稻香，“柳木菜板”上的切菜声，这些细节唤醒我们共有的记忆。对于漂泊在都市的人来说，这本书就像一方宁静的港湾，让我们离家多年后，仍能回望故土，找到精神的原乡。

李汉荣的文字兼具诗意的灵动与哲思的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物件中挖掘生活的本质，用

## 一器藏千绪 寸物寄流年

### ——读《我们的老物件》

行，也镌刻着时代的变迁阵痛。

“母亲用过的器物”则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纺车、顶针、银手镯、红木梳子，每一件都浸润着母性光辉。纺车“吱呀”的声响，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那是母亲在昏黄灯光下日夜操劳的节奏；顶针在手指上磨出的薄茧，是她为家人缝补衣物时的专注与耐心；银手镯在阳光下的闪烁，是贫瘠岁月里一抹难得的亮色。这些器物是母亲生活的依托，更是家庭温暖的象征，诉说着无私的母爱，让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重新找回被忽略的柔软感动。

书中的“故乡风物”，将乡愁拉得悠长而具体。屋顶、屋檐、天井、老院子，这些故乡的具象在李汉荣笔下变得可感可触。他写屋顶上的瓦当，写屋檐下的雨帘，写天井里的四季流转，每一处都藏着童年的欢笑与梦想。“我的‘石器时代’”里的洗衣石、镇书石，“稻草守望的原野”里的稻香，“柳木菜板”上的切菜声，这些细节唤醒我们共有的记忆。对于漂泊在都市的人来说，这本书就像一方宁静的港湾，让我们离家多年后，仍能回望故土，找到精神的原乡。

李汉荣的文字兼具诗意的灵动与哲思的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物件中挖掘生活的本质，用

清新自然的语言，将平凡的事物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符号。他不刻意堆砌辞藻，却能在平实的叙述中展露深沉的情感，让每件老物件都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曾经的模样。这种文风使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能触动读者内心，引发跨越代际的共鸣。

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总忙着追赶潮流、应对琐事，渐渐把故乡和旧时光丢在身后。《我们的老物件》如同一剂治愈的良药，提醒我们：那些沉默的老物件，从来都不是无用的摆设。它们藏着我们的根，藏着最诚挚的人间值得，藏着治愈一切伤痛的力量。所谓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刻在器物里的记忆，是藏在时光里的牵挂，是无论走多远，想起就会心头一暖的温柔。

当我们在这本书里与锄头、纺车、井绳重逢，其实是在与过去的自己、故乡的亲人、慢下来的旧时光重逢。这些老物件是时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锚点。它们提醒我们：不必总在向前奔跑的路上焦虑不安，偶尔回头看看，那些藏在器物里的烟火气与温情，才是我们对抗浮躁、安放内心的力量。愿我们带着从旧物中汲取的温暖，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宁。

## 历史从来都是鲜活的

### ——读《历史中的大与小》

刘小兵/文

历史与现实结合，常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近来读茅盾新人奖得主马伯庸新作《历史中的大与小》，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人常记不住道理，却记得住故事和画面。讲道理不如讲故事，历史亦如此。”这是马伯庸朴素的历史观。他以创作历史小说见长，善于将静止的历史融入动态的生活，从小切口进入，在追溯和评说间，挖掘出宏大的意趣。在《历史中的大与小》中，他秉持这一宗旨，兴致勃勃地谈古论今，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在现实的观照下鲜活起来。

书中，马伯庸聊陪孩子读古文名篇的感受，分享牙痛时为转移痛苦而总结的古人牙疼史，品评蒲松龄科举应试文，还谈及探访秦宫大墓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少数英雄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是无数普通人的愿望与行为汇聚成的长河。“每个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人有同一种诉求、愿望，这种合力就会形成历史趋势，推动时代前进。”他认为，关注历史中小人物的遭遇、选择与作为，就是在触碰历史的本质。“从细节看到人性，从小处看到宏大，带着这样的温度与同理心回望历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意蕴深邃的文化宝

库。从中，我们不仅能领略古人布局谋篇的用心思考，还能从其隽永的文章中，一览他们精妙的文学造诣和浩瀚悠远的思想逸趣。跟孩子一起读《出师表》和《木兰辞》时，马伯庸惊奇地发现，军事强人诸葛亮在舞文弄墨上也有“两把刷子”。他的传世名篇《出师表》辞简意丰，文学性和思想性都很强。抒情部分运用大量骈文，于平仄曲折中以情动人；说理论事部分，句子以四、六言为主，中间用散碎的介词和补语连缀，既透彻明晰又流畅无比，尽显诸葛亮复兴汉室的宏大志向。《木兰辞》美在动态的节奏，如同一部电影。全诗以木兰视角展开，虽不直写战争的残酷，却通过木兰替父从军，抒发了她保家卫国的一腔豪情。两部作品以质朴温婉的叙说，展现了无限宽广的人生襟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也由此得到最大的体现。

不拾人牙慧，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久远的历史，尽力还原其内在“真容”，是马伯庸写作《历史中的大与小》的核心要义。他透过蒲松龄参加院试的一张试卷，发现这位文学大家“竟在严格的八股规范中，用不离题的方式，写了一篇悬疑小说”。对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马伯庸也有独立判断。在他看来，曾巩的文学成就虽难与苏轼、韩愈等巨擘相提并论，“但他的文章逻辑严密、结构精致、条理清晰，是我们普通人该学习的典

范”。书中，借自己的牙疼，马伯庸别出心裁地考据出曹操、白居易等名人的牙病史，甚至翻出唐代《新修本草》里治疗牙疾的药方，从一个侧面亦庄亦谐地论述了“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生活感悟。写明代抗日援朝义士时，他笔下不仅有壮怀激烈，还有普通士兵在异国他乡的乡愁与恐惧；写敦煌归义军的电影剧本，则用镜头语言还原了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边疆政权最后的挣扎与尊严……马伯庸就像高明的画匠，在贯通古今中，用手中的笔描摹出一个个精彩动人的画面，用“画”中有话的意蕴，精致地勾勒出历史的深厚烙印。

历史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多维的审视与解读。很多人说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但马伯庸更倾向于以史为趣。他不急于从历史中提炼宏大的教训，反而像孩子拆礼物一样，带着雀跃的心情拆解每一个历史谜团。他用文字证明，历史没有大小之分。帝王将相的权谋斗争是历史，普通人的牙疼失眠也是历史。真正让历史活起来的，不是事件本身的重要程度，而是我们用共情之心去理解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如果你厌倦了正襟危坐的历史讲述，如果你相信好奇心比结论更重要，这本书会是你的快乐源泉。它会送你一把求知的钥匙，让你以最轻松的姿态打开历史的探险之门。